



### 人與事

康城坐落於法國南部，那裏的電影節舉世聞名，與威尼斯電影節和柏林電影節一道，被稱作世界三大電影節。康城電影節自一九四六年正式舉辦以來，已度過了七十華誕。電影節每年都在五月中旬舉辦，為期十二天；通常於星期三開幕，並於下一周的星期天閉幕。今年的電影節將掀開歷史新篇：為均衡分配為期兩周的活動，開幕式定於五月八日星期二舉行，比往年提早一天；持續天數卻同往年一樣，閉幕日期為五月十九日星期六。

我始知康城電影節，是在美國的芝加哥城，聽說中國電影《霸王別姬》榮獲該節「金棕櫚獎」。我興沖沖地趕到城裏觀賞該片，影片廣告上那一片美麗的金棕櫚葉，也深深地印在了我腦子裏。多年後與妻子智紅去法國南部的尼斯城度假，第二天我們便趕往三十公里外的康城，專程探訪「金棕櫚」的故鄉。哪裏想得到，那居然是第六十二屆康城電影節開幕的日子：二〇〇九年五月十三日，星期三。

踏上康城熱鬧的街頭，正像劉姥姥進了

## 我趕上了康城電影節

呂學勇

大觀園。好在我們很快就同一位中國小伙子搭上了腔，他來自河南省，在法國學習電影專業，對電影節的情況瞭如指掌。小伙子將電影節主會場——影節宮的方位指給我們看，然後又領我們來到一處電影節售票點，並教我們如何選片、買票。一張影票的售價不過區區一點五歐元，只可惜我們並沒有預留出看電影的時間。

影節宮面朝大海，門前已鋪設好紅地毯，地毡兩側還架起了金屬隔欄。當晚，來自世界各地的電影明星將踩着紅毯入場，衆多影迷會在隔欄外夾道歡迎貴賓。此時距離入場式尚有幾小時時間，我和智紅便去克魯瓦賽特大道——康城的主街上觀覽。那條街又被稱作「濱海大道」，路旁豪華酒店林立，棕櫚成行，與大海、遠山、藍天、白雲融合為一幅美麗的圖畫。偶遇的兩個中國女孩幫忙為我們照相，她們是留法學生，其中的一位專攻酒店專業，正在離康城不遠的一座城

裏實習。兩位女生引領我們來到蘇蘇——康城的舊城區。與摩登的克魯瓦賽特大道迥然不同，舊城裏充滿了漁村氣息；向上斜的石板巷道旁，隨處可見各式小酒館、小餐廳，供水手和遊人吃飯、小憩。卻並未看到有什麼客人，大概是因為午餐時間已過、晚餐又為時尚早吧？一邊走着、看着，兩位女生一邊把舊城的歷史說給我們聽。周圍的氣氛使人感覺到輕鬆、安然。

我們從容地登上小山，俯瞰康城。景色很動人：湛藍的海水和天空，白色的遊艇，紅頂白壁的樓房。所有建築都並不很高，使康城顯得精巧、典雅，十分招人喜愛。那兩位女生熱情、活潑，同我們一起席地而坐，並談起了各自的生活經歷。她們二人皆來自內地的小康之家，這一回卻不惜重金，租了市中心高級酒店的客房，要將康城電影節好好地體驗一番。遙想我們當年到海外留學，因囊中羞澀，不可能有她們這樣的豪爽之舉



康城坐落於法國南部，以蔚藍海岸馳名。作者供圖。

，連類似的念頭大約都不敢有！可她們二位卻並不像是貪圖享樂、揮霍無度之輩。時代不同了，環境變了，國家經濟發展了，人的想法也會隨之改變。其實，當年我聽說《霸王別姬》獲獎時，也想不到有朝一日會來親身體驗這頒獎之地啊！

告別兩位女生，我和智紅於入場式開始前折回到影節宮。只見紅毯夾道兩側都排起了人牆，連四周的樹上都掛滿了追星的影迷！我們無奈，只能在牆外「望人項背」。聽

說華裔影星舒淇也在踏紅毯的嘉賓之列，於是我們踮着腳尖向前擠，想一睹其風采。可人牆密不透風，我們什麼也看不到。紅毯儀式終告結束，人潮為之稍退。就在那一瞬間，我看到了明星步入影節宮的背影，還有很多電影節要員和他們在一起。這時，一群歡快的「小天鵝」在影節宮前翩躚起舞。她們仙女般的氣質和優雅的舞姿，多多少少彌補了我智紅未見到舒淇的遺憾。在康城的一天，彷彿在電影裏。

## 汶川十年

鍾林芝



### 自由談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一場七點二級的大地震讓汶川面臨苦難和生死別離。現如今，十年過去，不僅想要問一句，幸存者們，你們還好嗎？

我想，對於幸存者來說，或多或少都會有過某一程度的創傷後遺症，十年的光陰不知能否治愈傷口，但是，對於那些死難者來說，他們的人生並沒有這接下來的十年。六萬九千二百二十七人死去，一萬七千九百二十三人失蹤，他們的生命就定格在那個天崩地裂的瞬間。無論生活是艱辛困苦，還是幸福快樂，此後的十年，他們無從領略了。所以，能幸存下來的，終究是幸運者，終究是要繼續生活下去的。

還記得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三日早晨，一個三歲的孩子被解放軍官兵從廢墟裏救出後，躺在一塊小木板做的臨時擔架上，用他稚嫩的右手向八位抬着他的解放軍叔叔敬了個少先隊的禮。

他是小郎嘍，也就是後來被媒體稱為「敬禮娃娃」的孩子。隨後，許多愛心人士頻頻聯繫小郎嘍的家長，表示對孩子的關心，也有很多人伸出援手。因為，「敬禮娃娃」是災區千

萬個懂得感恩，堅強不屈的少年兒童的縮影。在這場史所罕見的大地震中，受傷最重的莫過於成千上萬的災區少年兒童，人們通過對小郎嘍的幫助，與災區兒童的同呼吸、共命運，心連心。我相信，對於那些其他災區兒童來說，他們或許沒有敬禮，但他們心中同樣充滿感恩和希望。

如今，小郎嘍已經十三歲了，剛剛讀初一。他希望能像父親一樣成爲一名警員，去幫助那些曾經和自己一樣無助的孩子。「敬禮娃娃」長大了，他正在變成自己曾經敬禮的目標。

而這，只是汶川地震受害者群中的一個例子，自然還有許許多多不爲人們所知的不幸因為那場天災而發生。我祈禱一切安好，但我也明白祈禱阻止不了地震，也阻止不了人間的不幸。

相比起十年前的汶川受災人群來說，我們足夠幸運。但即便如此，我們也應該記住意外和明天，人類永遠不知道哪一個先到來。所以，我們都是幸存者，無論是經歷汶川大地震的人，還是沒有經歷的人。也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應該更好地照顧自己，也照顧那些從災難裏走出的人們。

所有打不倒人的苦難都將令人變得更加強大，汶川十年，願逝者安息，生者堅強地去擁抱明天。

## 顏色

李憶君



### 如是我見

某天看胡蘭成的文章，看到他寫宗教，說宗教的偉大在於安慰，以戰鬥，戀愛與音樂使人世界華，從人生的提高中給予人生以饒幸。然後就談到顏色，說他喜歡印度的神，那是深紅、深藍與深黃的；也喜歡希臘的神，那是雪白的大理石的；也喜歡埃及的神，那是灰色的。卻不喜歡中國的神，光是它們的服裝，就不過是人世官吏的翻版。

什麼意思呢？以我的理解，他是認爲中國的神太世俗化了。還提出說只要到東嶽廟的閻王殿去看看，即能得到證明，那等於是參觀了人間的監獄。除了神和世間的官吏一個模樣，仙人也沒啥分別，都是成天玩樂的，不是喝酒就是弈棋，一點都不莊嚴。

如此說來，胡蘭成喜歡印度的神，顯然跟顏色大有關係。印度神是深紅、深藍與深黃的，都是深顏色。這點跟我倒有點相似。我所喜歡的顏色都是濃烈的，像紅、黑、藍這些基本顏色，我都只是喜歡深色的。不管是什麼，你讓我選，我很少會選淺色的。一直以來，淺色總給我一種期艾的，不得暢快的感覺。而濃烈的深色，你根本不必去感覺，它本來就是透徹的、通暢的，淋漓而盡致。濃烈的顏色，讓我感覺舒暢。因此身邊的人常語帶調侃地說：「所以咯，你的行事作風就只管透徹痛快，全不計後果！」

好個「不計後果」。試想，人生在世，若真能如此，何嘗不是一種福氣。

所以不覺得嘲諷，反倒覺得是在抬舉我。

不計後果，那是多麼恣意妄爲，多麼痛快的事啊。當然也用不着船頭怕鬼船尾怕賊。人生少了這種種的瞻前顧後，當然是舒暢愜意，痛快透頂。然而，有可能嗎？

人生在世，受限於萬般的制約。瞻前顧後或恣意宣泄，視個人對制約與自由的理解不同而定。事實是在現實中，抑鬱成疾的人在逐年增加中。

前幾天，畫家朋友跟我說，顏色可以傳意，畫家是用顏色說話的人。顏色可以點染人生，有補償作用；不同的顏色，有不同的功能。顏色有很多種，光是紅，就有幾百種的紅。而且一個顏色可渲染成不同的顏色。是的，顏色可以點染人生，更可以點染萬物。比如我書桌前面的這一扇窗，在不同的時段有不同的顏色，即使只是藍天白雲，看上去也有很多種不同的藍和白。若是在黃昏時候，則是一扇落滿晚霞的窗。而晚霞之炫麗，是由很多種紅色渲染出來的。大千世界，目迷五色，這色，必然也是濃彩艷抹的。

常聽到一句廣東俗語說：「三分顏色上大紅」，是用來嘲諷不自量力的。意思是人家給一點好臉色，或誇幾句就自以爲了不起。

給三分顏色，想染成大紅，有可能嗎？廣東話是一種很生動活潑的言語，可以優雅，也可以通俗，特點是傳神，刁鑽而刻薄。

紅，是中國人認定最好的顏色。它代表喜慶、吉祥，如意。典故也多。人世間，管喚作紅塵。紅塵滾滾，可以理解，但塵爲什麼是紅的，還滾着呢。

紅色，給人生安排了一個細節：巧於做局，明於做事。紅是明亮的顏色，明於做事。

## 李東強——水墨無言畫不休

鄧海超



### 前輩風範

二十世紀上半葉，由於內地政局動盪，促成不少書畫名家南遷香港，他們或設私塾學苑教授門人學生、或從事教育創作，均能傳承藝事，一九四九年，多位知名學者包括錢穆、唐君毅等來港設立亞洲文商學院；後改組爲新亞書院。一九五七年錢穆、陳士文、丁衍庸等設立新亞書院兩年制藝術專修科，後轉爲四年制的藝術系專修科。一九六三年，香港中文大學成立，併新亞書院、崇基書院、聯合書院；新亞書院藝術系也改爲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成爲第一個提供視覺藝術專業訓練課程的學系藝術教育上的新里程碑。

前輩畫家李東強老師（一九三一年生）是土生土長的香港藝術家。他少年讀書時遇到一位擅於繪畫的波蘭籍神父繆仲索，開始接觸藝術。他於一九五六年進入新亞書院，主修西洋藝術，奠下西方藝術技巧基礎，也在諸位國學大師和書畫名家薰陶下吸取中國文化藝術的養分和美學精神。一九六二年他在新亞書院畢業，成爲首屆藝術系畢業生之一，畢業後即於藝術系任教。一九七一至七四年獲獎學金往美國深造，返港後於一九七八至八二年間任香港中文大學藝術系講師，後歷任該系及香港藝術館、香港視覺藝術中心駐留藝術家。二〇〇〇年獲香港藝術發展局視藝發展獎。現居加拿大。在藝術教育和



▲水墨及版畫家李東強，一九三一年生。作者供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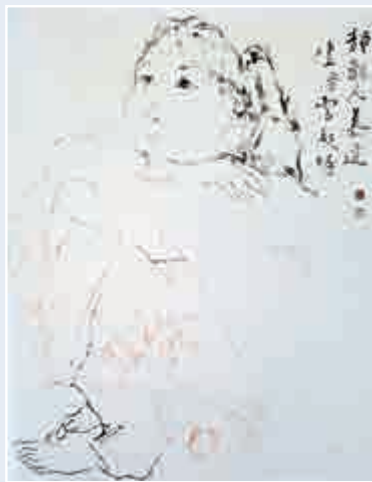
創作上，他也培育了衆多學生，尤其是在香港版畫方面，不少活躍於藝壇的知名版畫工作者如廖少珍和多位版畫家均受其啓發，作出深遠貢獻。

李老師在美國深造期間專注於素描、版畫的創作。石版畫的流麗躍動線條，層層色墨的疊積層次和立體感覺，創作給予他提升技巧的啓發。作爲一位中國水墨畫家，李氏對中國古代繪畫理論和傳統也當然有深刻理解。他對中國歷代的人物畫家以至上海派及近代名家均有鑽研涉獵，然而他沒有恪守某家某派的畫風，而是從現實生活借鏡，變傳統爲當代，達至新詮釋和個人面目。

中國水墨畫深厚的傳統和精神、版畫鋒



▶李東強《妍姿》，2015，水墨紙本58×41厘米。作者供圖。



▶李東強《靜觀》，2010，水墨設色紙本，110.5×92厘米。作者供圖。

## 枇杷的格

梅莉



### 飲食男女

一日，讀汪曾祺，他在《鹹菜茨菇湯》一文裏提到沈從文喜歡吃茨菇：「我到沈從文老師家去拜年，他留我吃飯，師母張兆和炒了一盤茨菇肉片。沈先生吃了兩片茨菇，說：『這個好！格比土豆高。』我承認他這話。吃菜講究「格」的高低，這種語言正是沈老師的語言。他是對什麼事物都講「格」的，包括對於茨菇、土豆。」讀到這句時，不禁莞爾，沈先生一句話，土豆就躺槍了。

但感覺很新奇，真的是連食材都有格、什麼事物都有格的高低之分嗎？仔細想想還真是這麼回事。在我心裏，櫻桃就比桃子格高，豌豆比蠶豆格高，枇杷樹就比棗樹、桃樹格高。記得中學語文老師在講解歸有光的《項脊軒志》最後一段文字時，其平淡質樸中蘊含的深情令我熱淚盈眶：「庭有枇杷樹，吾妻死之年所手植也，今已亭亭如蓋矣。」試想，如果把這棵枇杷樹換成棗樹、桃樹，那它就不會「亭亭如蓋」，也就沒有這麼強烈的懷念色彩了。

我們樓下有兩棵枇杷樹，葉大蔭濃，四季常青。「五月江南碧蒼蒼，蠶老枇杷黃」。當蠶豆從餐桌上黯然謝幕時，枇杷清新登場了。綠葉叢中，枇杷樹結了許多的果實，黃澄澄、沉甸甸地懸掛着，觸手可及。一樓的大姐說，這幾天，晚上總是聽到窗外有「窸窸窣窣」的聲音，她打開窗戶一看，原來是幾個半大的小子在偷摘枇杷，她喊了一嗓子，幾個小傢伙作鳥獸散。

春夏之交，又到一年當中吃枇杷的時節，一期一會的四季最是值得期待。現在很多蔬菜、水果在大棚裏種植被錯亂了四季，但至少枇杷還沒有，也許是因為枇杷小眾，格高。枇杷果與杏像學生兄妹，但仔細分辨一下其實有差異，最明顯的是摘枇杷都帶一個小梗。爲什麼呢？因為枇杷嬌貴呀。作家車前子說：「採枇杷，要捏住枇杷梗，然後順勢一拗，手不沾果實，一沾，第二天枇杷就起褐點，腐爛。」所以，哪怕是男人採枇杷，都要翹起蘭花指，小心翼翼地。

看到樹上結的枇杷，就饞了，趕緊去水果超市買來一盒新鮮的枇杷過過嘴癢。橙黃色的枇杷果表面上附有一層細細軟軟的絨毛

，摸著有天鵝絨般的質感，撕開果皮露出黃色的果肉，放進嘴裏，果肉軟軟的，酸酸甜甜，很清涼的味道。這味道決不會把你弄得五迷三道、神魂顛倒，沒有荔枝那樣使人日啖三百顆的魔力，也沒有芒果入口時濃郁甜糯的芬芳，可是，當你偶爾想起它，會覺得回味無窮。就像青春時暗戀過的那個人，一直在你記憶中，有着疏影橫斜的影子。

枇杷的格，可以與之相提並論的有櫻桃、青梅，它們被稱爲「初夏三友」，如果把桃子、李子與枇杷放在一起做朋友，枇杷也許不答應呢。寫到這，忽然想起張大才女說過的一句刻薄話：「如果必須把女作者特別分作一欄來評論的話，那麼，把我同冰心白薇她們來比較，我實在不能引以爲榮，只有和蘇青相提並論我是甘心情願的。」

這就是張愛玲裏的格吧，格當然有高低之分，她分明是看不上冰心白薇的文字格局，其實她連閻闔蘇青的文字也是看不上的，她肯這麼說，是因為情義。都說張才女薄涼，其實只是她內心的溫度從不輕易流露。枇杷有格，人，當然也都有屬於自己的格。